



荒原的风

盛旭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荒原的风

盛旭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电话 13710)

印刷者：章丘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2号本 13.75印张 2插页 246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29-0119-0

J·392 定价 6.00元



作 者 简 介

盛恩，1941年生，山东人。1966年毕业于烟台师专，1967年分配到胜利油田工作，当过宣传干事，报社编辑、秘书，中学副校长，宣传科的科长。1986年调山东东营市工商局，现为东营市工商局副局长，曾主编《企业须知——工商行政管理问题解答》一书（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荒 原 的 风

—

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空，毒辣辣的太阳，突然之间风起东南云生西北。那是什么样的云啊，墨染过似的，天空的西北角象涂了一层黑漆，而且不断上升、扩展。太阳仿佛也被这黑漆漆的云吓呆了，变得昏黄昏黄的，象一张因惊吓而变得干黄的圆脸。湿润的东南风开始还凶狂了一阵子，突然间衰弱了，细小了。天上人间，除了漆黑，就是昏黄。这时再看西北天空的云，那云头已变成一大团一大团的，象重重叠叠的蘑菇山，每一个山头都笼罩了一层金黄，不断地向上翻涌、滚动。这时雷声也不断地传来，很遥远，很沉闷，又很迟钝，仿佛被那厚实的云层紧紧地裹着，怎么也挣扎不出来。顷刻间，东南风那一点细弱的尾巴也断了，空气就象凝固了似的。翠绿的树，柔弱细嫩的小草，都静静地立在田野或道旁，惊慌失措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这寂静太可怕了，使人昏沉，使人窒息，使人颤栗。几只燕子斜展着翅膀，低低地掠过街道，羽翼几乎触着路面，那一对腥红的小眼睛，惊恐不安地转动着。起风了，从黑云生起的地方刮起，一阵紧似一阵，卷起尘土，卷起纸屑落叶，带着杀气，带着疯狂，在街上旋着，在天空旋着，吹弯了树腰，折断了枝条，吹下屋上的红瓦，将小树连根拔起。那一片劈

哩啪啦的红瓦粉碎声，使人心惊肉跳。这时天地间那昏黄的颜色不知哪里去了，变得越来越黑暗。你看那云吧，被风卷裹着，象一座座飞驰的黑山，带着劈雷闪电，向人们劈头盖脸地倾倒下来。太阳被黑云吞噬了，大地和天空变得幽暗而恐怖。人们惊叫着东躲西藏，仿佛在逃避一场灭顶之灾。那笨重的汽车，也喘息着呻吟着在公路上惶惶逃命。

下雨了。开始是铜钱般大的雨点，稀稀落落地砸在地上，发出啪啦啦的声响。几个开天劈地的炸雷之后，那雨象破了天似地直灌下来。这时风过去了，电不闪了，雷不响了，只剩下一片雨帘和响成一片的雨声。放眼望去，天上地下，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那是天，那是地，什么钻塔呀，采油树呀，巨大的储油罐呀，还有芦苇红柳丛，全被裹进雨帘之中，根本分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整个儿都变成了一个跳动的水的世界。

刘放站在宿舍窗前，凝望着外面的一片迷濛混沌，看着从屋檐上冲下来的千万条银色瀑布，急雨打在屋瓦上溅起的一片白色轻烟，心里觉得沉甸甸的，有一股难言的惆怅。他现在还理不清这不快和烦恼的原因，似乎有个什么“天气感应”感染了他的情绪。从这天气里，他似乎得到了一些什么启示，朦朦胧胧产生过什么意念，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只觉得这云，这风雨雷电，给人以威胁，给人以恐怖，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窗外门旁那棵红柳，是他从荒碱滩上移栽过来的，本来长得生机蓬勃，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但是现在，那柔韧的枝条，竟被狂风折断，飘落在地，然后又被卷起来，不知摔到什么地方。粉红色的小花，被狂风扫落了一批，又被急雨打落了一批，枝条上所剩无几。一棵生机盎然

的红柳，被这恶风恶雨摧残蹂躏得萎靡不堪。只有那粗短的主干，还墩墩实实在在地挺拔着，那令人赏心悦目的紫红色，经过雨水的冲洗，更鲜艳透亮，仿佛在故意显示它的桀骜不驯。刘放看着这暴风雨中的红柳，心里既凄苦，又有一丝欣慰。

在钻井队当工人时发的那件雨衣，送给了妹妹。这么大的暴雨，连件雨具都没有，班是不能上了，只好等雨停了再说。

刘放长长地出了几口气。人说叹息能排除心中的郁闷。他几声长叹之后，心中的不快和烦恼果然减轻不少。他离开窗户，走到床头那张又小又窄的棕色二抽桌前，静下心来写他的《东方油田地质调查报告》。

刘放一进入地下王国，就忘了一切。要不是有人在窗前屋后狂呼乱叫，他的神思也许永远在地层深处遨游。

“快来看呀，院子里能划船啦！”“哈哈，‘干打垒’泡塌啦！”“他奶奶的！外边不下，屋里还吧嗒！”……

院子里嚷成一片。刘放停下笔，抬头向窗外一看，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院子里果然积满了水，有人在水里蹦来蹦去，水在膝盖以上。有一栋“干打垒”果然倒了几间。他赶快站起来审视自己的宿舍，因为他住的这间也是“干打垒”。还好，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也没漏雨，只是西墙和北墙被雨水泡湿了一大片。他收拾好小桌上的文稿，换上高筒雨靴，匆匆忙忙地去上班。

门外一片汪洋，浑黄浑黄的水上飘着枯草、木屑和所有能飘起来的东西。整个院子地势低洼，又没有排水道，难怪水漫金山。刘放高高地挽起裤腿，想顺着那条平日上下班的小道走。但一脚踩下去，水立刻没了膝盖，高筒雨鞋里也灌

满了水。他退回来，倒掉雨靴里的水，又顺着房根的高处走。

整个大院子都是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单职工宿舍，有二百多间房子，一多半是会战初期盖的“干打垒”。原先是家属区，后来盖了楼房，拖家带口的都搬走了，这里就成了单职工宿舍。因为房子比较宽余，技术人员住了单间。有一些不能住人的病病歪歪的老房子，作了仓库，放些杂七杂八的不要紧的东西，那几间被风雨弄倒的“干打垒”，就放了一些破桌子破床板。

从单职工宿舍区向北走，过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是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办公大院，自成一个方块，有红砖墙围着。进了南面的漂亮大门，迎面是院部的办公大楼。它的北面 and 两侧，是各研究室的办公室。图书馆啦，阅览室啦，职工食堂啦，也在这个院里。那一座记录着东方油田勘探史、揭示着东方油田地质之谜的岩心库，仍然座落在这个院的西北角上。不过那房子已经很陈旧了，比十年前刘放从它的窗户里爬进爬出的时候更加不如了，活象一个风烛残年的干瘪老人。刘放他们的勘探研究室，在院部办公大楼的东北方向，占用了三栋二十四间平房。院部东边的一个方块，是一色的三层楼房，也有红砖墙围着。这自然是家属区了。

东方油田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东方油田的地质情况，确定地层深处哪里有油气，有多少油气，并根据油气的分布情况确定井位，然后把井位交给油田地质处审查，地质处再交给主管生产的副指挥审查。油田领导同意了，再把井位交给钻井指挥部。地质科学研究院负责给钻

井指挥部进行地质交底，然后搬上钻机，开始打井，寻找油气。刘放所在的勘探研究室就是研究地质，调查资料，确定井位。在油田，这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油田的盛衰兴亡，一大半都攥在他们的手里，即人们常说的“成也地质，败也地质”。

刘放顺着墙根走，更不轻松。没水的地方，一脚踩下去就是稀泥，很难拔出脚来；有水的地方，不是被水下的碎砖烂瓦狠狠地硌一下，就是浑水夹着泥沙灌进鞋筒里，小砂粒沉到鞋底，细嫩的脚掌被硌得生疼，他只好更加小心翼翼。即便这样，有几次还差一点摔倒。他无可奈何，又回到平日上下班走的那条小道上，任浑浊的水没过膝盖、灌进高腰雨靴里，呼啦呼啦地前进着。

刘放心里蓦然一动：这天气，多象他周围那令人沉闷令人困恼令人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氛；这道路，多象他来到研究院两年以来的经历。他早就觉出来了，冷冷的敌意的眼光，嘲讽的嫉恨的脸色，时时刻刻包围着他。特别最近一个时期，他感到脚下到处是黑古隆咚的陷阱，四周全是歹毒的暗箭，整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仿佛他是从深山老林或地层深处走出来的一个怪物，到处被追捕截杀。这是为什么呢？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脑海里闪出一张胖胖的猫脸，宽大的额头，淡淡的眉毛，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厚厚的眼镜片后边那一双肿胖胖的眼睛，仿佛在北极冰冻了一百个世纪，脸上灰黄的肌肉毫无生气，僵硬了似的。嘴很小，嘴唇很薄，和那一张大脸极不协调。要说有点生气的地方，是那一个大大的圆脑

袋，那灰白的头发虽然稀稀疏疏的没有几根，但秃顶上却油光闪亮，仿佛脸上的油气都被秃顶吸走了似的。在刘放的记忆里，这一张猫脸对他从来就没有过笑意，总是阴冷阴冷的。不不，不全是这样，有那么一次热情得使他坐立不安。那是刚分来的那年深秋吧，他设计的昌4井完钻后，用六毫米油嘴求产，日产达221吨！在当时这是一个奇迹！院部办公室的秘书来通知他，说院长在办公室里等他。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秘书的带领下来到院长办公室，他见到的就是那一张胖胖的脸和一个高大的身躯。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院长张定堃。那时候他热情极了，又是让坐，又是递烟，又是倒茶。那一张胖脸笑得象一个开花的大向日葵。

“你就是刘放？不简单，不简单！”张定堃象弥勒佛。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脸慈祥，一脸赞叹，一脸喜悦，一脸赞赏，还有无限感激。“在油田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打出这样一口中高产井，储量一下子拿到六百万吨，这真是一个奇迹！喝茶喝茶。”

不善于说废话的刘放，受到院长的由衷称赞，心里热辣辣的，但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红着脸捧起茶杯。那手也真没出息，不自禁地抖个不停，茶水泼在身上。

“你是华东石油学院毕业的吧？”张定堃见刘放点了点头，依然用欢乐而又热情的调子说，“出了校门几个月，就干出这样好的成绩，后生可畏，前途不可限量！”张定堃忽然叹了口气，感慨起来，“唉，象你这样的，如果咱们院里再有十个八个的，我也不会象现在这样焦头烂额啦。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

刘放不安起来。院长的这些赞誉，他觉得受之有愧。这点

成绩，与自己的计划，与自己的奋斗目标，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他要在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东方坳陷上，拉出金骆驼，挖到金山，彻底扭转东方油田每况愈下的局面，使油田腾飞起来。如果到那时候老院长再说这些赞美的话，也许会心安理得一点。现在为时过早。

“院长，现在……还差……差得远。”

刘放结结巴巴地说了句话，脸早就红了，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但张定堃却认为他在谦虚，赞许地笑了，脸上那胖胖的肌肉催起一道道很深的皱纹，一双肿胖胖的眼睛眯成的那条缝更细了，说道：“谦虚是人类的美德，也是科技人员的登天之梯，年轻人能够谦虚尤为可贵。好，好！”张定堃不知被刘放的谦虚所感动，还是为自己富有哲理的话而得意，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看到刘放的茶杯里的水不多了，又给他倒满。

张定堃终于坐下来，脸上满是慈爱和亲切的微笑，眼光里充满了期待和希冀地说道：“你下步有什么打算？”

“我想把东方坳陷认真解剖解剖，搞几口千吨井，在三、五年内再拿十亿二十亿吨地质储量。到那时候原油年产量突破三千万吨大关。……”

也许张定堃的亲切和赞赏鼓舞了刘放，这些话他说的那么流利，那么铿锵有力，就象向张定坤表决心似的。但张定堃听了这些话，脸上的笑意却僵住了，那亲切、慈祥、喜悦、赞赏，一古脑儿跑得无影无踪，脸色变得既尴尬又丑陋。不过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随着几声干咳，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不善解人意的刘放，还以为老院长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他那宏伟的计划呢。因此他继续热情洋溢地说道：

“院长，这个目标是不难实现的。我了解东方油田，我了解这里的地质情况。只要你大力支持，看我的好啦！”

哼哼！出校门才两天，设计了一口象样的油井，就敢说了解东方油田，了解油田的地质情况，就敢说在三、五年内再拿到十亿二十亿吨地质储量，就敢说原油产量突破三千万吨大关！一副包打天下的救世主面孔！太不自量、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地质，不比你更了解情况？不比你更知道地下的油气储量？二十年才拿到二十亿吨储量！二十年啊！你嘴上长了几根毛就敢吹破天？你以为我那个“无油论”是闭着眼睛瞎说一通吗？刚才还夸你有谦虚的美德，转眼间就目空一切，骄傲自大！这样的人一千年也不会有出息！

张定堃心里恨恨地想着，但脸上却挤出一丝笑容，他站起来送客了：“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我还有个会。请你千万记住：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在刘放的记忆里，这是张定堃对他唯一的一次笑脸，唯一的一次赞赏。这以后他无论怎样出力地干，无论干出怎样的成绩，设计出多少高产井，从没见过张定堃的笑脸，也没听到张定堃一句赞扬的话。当然啦，工作嘛，不是为了看笑脸听赞扬。可叫刘放奇怪的，百思不得其解的，张定堃竟不跟他说一句话。刘放清楚地记得，那次谈话以后，他见了张定堃，总是满脸堆笑地向他打招呼，可是张定堃总是冷冷地看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把头歪向一边，不紧不慢地走去。那眼光真冷啊，还带着诉说不完的仇恨。这刺伤了刘放的自尊心，也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义愤和高傲：“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院长吗？找出油来才是真本事！整

天端着个牛皮哄哄的臭架子，那叫什么狗屁院长？那叫什么狗屁副指挥？你以为官大权大，我刘放就会伸出三尺舌头舔你的屁股吗？你认错人啦！”那以后，刘放正眼也不瞧他，一头扎进地质资料研究中去。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根本没有张定堃这样一个人。

但是张定堃毕竟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主宰着地质科学研究院和油田地质的命运，时时刻刻使刘放意识到他的威胁。刘放最近连续设计了两口油井，他满有把握日产拿到五百吨以上，勘探室吴主任那一关过了，但到院部却被搁置起来。他问吴主任是怎么回事，吴主任吱吱唔唔，闪烁其辞。没说的，百分之百被张定堃枪毙了。还有一件事使刘放心里堵得慌，每每想起来总是气愤难平。那是去冬今春评定职称的时候，论实际工作成绩，他分到地质院近两年来，设计了十二口探井，只有一口没有油气显示，其余八口的日产量都在百吨以上，成功率将近百分之九十，就是张定堃也没有这样的历史，他设计的二十三口生产井，口口都有工业油流，日产在十吨到一百多吨。论英语考试成绩，他在全院排第三名。但张定堃硬是不给他评“地质师”的职称。理由嘛，说他毕业时间短，达不到文件规定的年限！

是的，自己那种压抑感，窒息感，危机感，正是来自张定堃！

刘放痴痴迷迷地想着，不小心脚下滑了一下，“扑通”一声摔倒在又浑又脏的雨水里。

二

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办公室，门开在东边，进门靠

西墙，摆着刘放的办公桌，北头窗根下是赵来峰和张男的办公桌，赵来峰的在东，张男的在西。刘放的桌子北头，并排放着两个木橱，南边一个是刘放的，北边一个是张男的。赵来峰的木橱立在东墙根下，四壁空空，连点图表之类的东西都没挂。原来雪白的墙上错错落落地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灰黄，使人想起雪白的床单上那一圈一圈的尿渍。要说有点特点的，是他们各自的办公桌。刘放办公桌的南头，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籍，横七竖八地摆着本院编辑出版的《东方油田勘探开发研究报告集》。桌子旁边放了一块绘图板。桌子上胳膊伸不到的地方，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文具盒和炭素墨水瓶、蓝墨水瓶失去了本来的颜色，看样子从来就没有擦拭过。单看这办公桌，就知道它的主人是一个邋邋遢遢很不会生活的人。赵来峰的办公桌以及桌上的办公用品，却是一尘不染，亮得能照出人来。桌子边上的几本书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张男的办公桌上压了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压了一张《泰山迎客松》彩照，还有几张山水盆景彩照，不知从什么画报上剪下来的。张男和赵来峰比赛似的，把办公桌收拾得一个比一个整洁。

他们三人的办公桌本来对在一起的，刘放的打横。但刘放受不了张男的冷眼和冷嘲热讽，也看不惯娇小姐那种颐指气使和领导干部子女那种令人作呕的优越感，一气之下搬到了南墙角，建立了自己的一块小天地。

经过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院子里的水大都退走了，只有低洼处还残存着一些，在朝阳下熠熠闪亮。但满院子还是泥糊糊的，走路要格外小心。昨天的大雨把天空和大地冲洗得干干净净，天格外蓝，格外明净；地上的树木、野草格外

绿，格外新鲜。今天笃定又是一个炎热的天气。现在不过七点多钟，那阳光就使人觉得火辣辣的。

刘放来到办公室，打开靠近自己办公桌的窗户，坐下来，拿出吴主任交给他设计的一口探井，搬出地震调查资料，立即进入了角色，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张男来了，带着一股醉人的香水味儿。她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穿一件淡绿色的真丝连衣裙，显得格外苗条，曲线格外优美。脚上穿一双乳白色的塑料凉鞋，显得淡雅、清新。她把漆黑的长发在脑后束成一把，用一块鲜艳的红绸子扎住，更使她那一张白净粉嫩的瓜子脸轮廓分明。她有一双明如秋水的丹凤眼，一个端直的鼻子和一个恰到好处的菱形小嘴，还有一口洁白如玉的细巧整齐的牙齿。这是一个绝顶的美人儿，一米六四亭亭玉立的身材，没有一处不协调，没有一个地方不透着灵秀之气。她是院长张定堃的独生千金，全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的绰号叫“铁美人”。

张男进了办公室，见刘放趴在桌子上，鄙视了他一眼，嘴角翘了翘，一脸瞧不起和高傲。她一声没吭，径直走到办公桌前，把北窗户打开，然后看了看地面。地上扔满了纸屑，烟头，火柴杆。她犹豫了一下，拿起笤帚。这时赵来峰一阵风似地闯进来，说道：“呀，张男，你来得这么早？我来，我来。”说着就去夺笤帚。张男把笤帚向旁边一闪，没让赵来峰抓着。说道：“咱生下来就是贱命，下贱的活都得干，不像有的人那么高贵、伟大，油瓶倒了都不扶！”赵来峰明白张男说的是刘放，看了他一眼。只见刘放好象什么也没听到，在那里埋头画构造图。赵来峰对张男呲牙一笑，说道：“我来擦桌子吧。”说着拿起抹布，把本来洁净的两张桌子又擦

了一遍。

“大家既然在一个办公室，就得都勤快一点儿。整天端着个臭哄哄的架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张男想起刘放两年来没扫过一次地，没擦过一次窗户，没打过一次开水，不由得气往上撞，一边带气扫地，一边说话给刘放听。

刘放的心思全部集中在那口井上，张男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当然也没有任何反应。张男更来了气，认为刘放故意不理她，冷落她。她把碎纸、烟头三下五除二扫到刘放的背后，把笤帚向墙角一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道：“不要以为别人天生的下贱！往后派值日，一人一个礼拜！”

赵来峰看看张男，笑了笑，走过去拿起笤帚，把刘放背后的垃圾扫到墙背儿里，然后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从裤兜里掏出一件东西，两手把它握住，甜甜地笑着说道：“小张，我送你一件东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我没看见，怎么知道喜欢不喜欢？”张男白了赵来峰一眼，“是什么？拿出来我看看。你也变得那么鬼鬼祟祟的！”说完，自己忍不住笑了。

赵来峰把握着的手摊开，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她。

“三峡石！”张男高兴了，那一对漂亮的丹凤眼放射出亮晶晶的惊喜的光芒。她接过象鸡蛋形状的三峡石，左看右看，把玩不够。渐渐地，她脸上的惊喜消退了，神情变得深沉起来，说道：“这种石头，不知道受了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头，才把棱棱角角磨光了，变得又圆又滑。从心里说，我不喜欢它。你看我这幅《别有洞天》的山石盆景，峭拔，诡奇，冷峻，也不失雄伟。看了它，会使人增添永不低头、宁折不弯的勇气。这种三峡石过去也可能峭拔过，尖厉过，但

是现在变了，使人想起一些又世故又圆滑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不喜欢它。”张男说着，把三峡石递给赵来峰。

赵来峰听着张男对三峡石的议论，一张白净的脸倏地红了。他接过三峡石，在手里掂了掂，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所论精辟极了。叫你这么一说，我也茅塞顿开。”他手一扬，把三峡石扔出窗外，“永别了，三峡石！”三块四毛钱就这么扔了。

张男看着赵来峰抿嘴笑。

“说真格的，张男，你今天特别漂亮。”赵来峰从薄荷唇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圆润动听。“人本来就漂亮，再穿上这件漂亮的连衣裙，准准地把整个油田都盖了。唉，老天爷太不公平，天地灵气单单都钟于女子，我都嫉妒死了。怪不得贾宝玉说，女儿都是水做的，男人都是泥做的。”

张男脸红了。她带着带恼地笑道：“你胡说什么呀！”

张男嘴上虽然这样说，但心里还是十分欢喜的，并且有点感激赵来峰。对桌办公两年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自己的欢心，说些趣话解闷儿。虽然有时候也猜错了自己的心思，如自己喜欢山水，喜欢山石盆景，他就以为自己什么山石都喜欢，特特地买了三峡石送给自己。但这总比又臭又傲的刘放强。如果办公室里没了赵来峰，只有她和刘放，闷也闷死了。

吴主任颠儿颠儿地来了，手里拿着图纸资料。他今年六十一岁了，个儿不高，精精瘦瘦的，头发历历可数，又全白了，似乎叫工作把他的精血熬干了。他走到刘放跟前，把图纸资料放到刘放的办公桌上，说道：“这口井油田批下来

了，你今天和张男到钻井指挥部跑一趟吧，给他们交交底。”又转过身对张男说，“小张，你跟刘放一块儿到钻井指挥部进行地质交底，现在走吧。”

“我不去！”张男把脸一歪，一脸傲气，“我的工作还没干完哪。”

刘放收拾好桌子上的东西，听张男这样，一声不响，拿起图纸资料就往外走。

“刘放，等等。”吴主任喊住刘放，转过身对张男说，“怎么能不去？都是工作嘛。你以前对那个地区也研究过，情况熟悉一些。别说现在我还是室主任，就是看在我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份上，话已经说出口了，你也不能不去呀。”

其实吴主任叫张男去，完全是一片好心。原来张男在这个地区设计过一口探井，一打，结果是干窟窿。刘放设计的这口井，他估计产量虽然不高，但总有油可出。他是想让张男带着刘放学点本事，长点见识。但这些话不好说出口，怕伤了张男的自尊心。

张男不愿意去，主要是看不惯刘放的那股高傲自大劲儿，全院不管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见了她都主动打个招呼、说个话儿，最起码也给她个笑脸。唯独这个刘放，总是对她不理不睬，冰冷着面孔，两年来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不就是设计了几口高产井吗？有什么可牛气的？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而在内心深处，她对刘放是佩服的，佩服他的刻苦精神，佩服他独立思考，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想成就一番事业，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她更佩服他在油田每况愈下的形势下，连连设计出那么多高产井。一句话，张男佩服他的才华。她也想找个理由缓和一下与刘